

671.3403
074
14

新修南陽縣志

新修南陽縣志
卷之二

新修南陽縣志目錄

卷首輿圖

縣境全圖

山川圖

城關圖

縣署圖

學宮圖

學堂圖

卷一沿革表

藩封表附

卷二疆域志

星野

山川

古蹟

風俗

物產

卷三建置志

城池

官署

壇廟

鄉保

集鎮

卷四職官表

宦蹟附

卷五田賦志

戶口

田畝

錢糧

鹽法

倉儲

卷六學校志

貢舉表

世職表

封贈表附

卷七祠祀志

名宦

鄉賢

忠義孝悌

節孝

卷八兵防志

歷代兵事

屯衛

驛鋪

保甲

卷九溝渠志 陂堰

卷十藝文志 金石附

卷十一人物志 列女附

卷十二雜記 祥異 流寓 仙釋 寺觀

南陽縣志卷七

祠祀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今制郡縣皆置祠祀豈
謂其神能福我哉古者德施於民及勤事定國能禦災
患則祀之鄉先生沒而祀於社此固其功德在人有不
容泯沒者也况其德行文章皜然無可訾議者哉若夫
閭巷匹夫一行之至感天地而泣鬼神其志有足多者
矣而其中又有不幸遭際禍變百死而不改其節者尤
爲難得也今總輯行義祀祭年月分而錄之蓋觀其秩
祀而忠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凡祠祀之目曰名宦曰

鄉賢曰孝悌曰忠義而祀昭忠者附焉曰節孝則貞孝節烈並詳其姓氏

名宦祠在縣學戟門左順治庚申知府張文明建始明知縣楊惟治祀名宦崇禎末祠圯及是惟治孫以禮部尙書過縣境提學吳子雲乃捐金畀文明特建此祠有文明自爲記其後興修附文廟祠凡入祀者六十二人

鄭宏字穉卿泰山剛人爲南陽太守著治迹修教法度

爲後世所述

詳漢書
今依一統志補

舊志闕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

漢書

元帝時

一統志

遷南陽太

守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

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
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闕凡數十處以廣漑灌歲歲增
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
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
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
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
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
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
殷富賜黃金四十斤卒南陽爲立祠

詳漢書本傳

又與杜詩

並祀曰召杜祠

翟義字文仲汝南上蔡人年二十出爲南陽都尉宛令
劉立與曲陽侯爲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
守事行縣至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詣丞相史對
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須臾
義至內謁徑入立迺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召立
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
鄧獄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
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環宛市迺送吏
民不敢動威振南陽

詳漢書翟方進傳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更始以常行南陽太守事專

命誅賞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

詳後漢書本傳

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建武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

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詳後漢書本傳

阮況永平中爲南陽太守有能名

節後漢書

鮑德屯留人肅宗時

統志

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

南陽豐穰吏民愛悅號爲神父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嚮國老宴會諸儒百姓

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

詳後漢書本傳

穰字伯師潁川舞陽人永和中

統志

遷南陽太守發

畿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爲太僕

詳後漢書本傳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拜宛令政尙嚴猛好發奸伏

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客至門下賊

曹家掩取得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遷蜀郡太

守

詳後漢書本傳

成瑨宏農陝人桓帝時拜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

黃門盤牙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署郡人岑暉

爲功曹張牧爲賊曹吏委心暉牧裒善糾違肅清朝府

郡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考宏農成瑁但坐嘯

詳後漢書岑暉

趙戒成都人順帝時遷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奏免

中官貴戚子弟爲令長貪濁者

詳後漢書

王暢高平人桓帝時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懼逼帝

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

毀穢者莫不糾發豪右大震

後漢書

納功曹張敞之諫

一

志

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

相尙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弊

詳後漢書王龔傳

吳樹下邳人桓帝時爲宛令將之官辭大將軍梁冀冀

賓客在縣界以情托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托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樹到縣遂誅冀賓客爲人害者數十人後拜荊州刺史爲梁冀醜死

詳後漢書

郭晔陽翟人爲南陽太守政有名績

詳後漢書石九人依一統志補

劉寬字文饒宏農華陰人延熹中

一統志

遷南陽太守温

仁多恕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示辱每行縣止息亭傳輒

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

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詳後漢書

本傳

种拂字穎伯河南洛陽人大司徒嵩仲子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

祿大夫

詳後漢書种嵩傳

楊彪華陰人光和中爲南陽太守以仁愛爲政旣去百

姓思之

一統志

秦頡中平初爲南陽太守黃巾張曼成攻殺前郡守頡

擊斬之

詳後漢書朱雋傳右三人佞一統志補

羊續字興祖泰山平陽人靈帝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

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迺
羸服閒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采問風謠然後乃進
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
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百餘
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上言宥其枝附賊旣清平乃
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
而縣干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
妻後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秘行其資
藏唯有布衾敝襦鹽麥數斛而已顧勅秘曰吾自奉若
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

詳後漢
書本傳

應余建安中爲南陽郡功曹時宛將侯音叛余與太守
東里袞逆竄得出音遣騎追逐相及賊便射袞余身當
箭被七創謂追賊曰我以身代君因涕泣血淚俱下賊
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

詳三國志及
一統志

田豫雍奴人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
在山中爲羣盜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奏表皆當
死豫開其自新之路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効卽

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

詳三國志本傳
及一統志

楊俊字季方獲嘉人由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
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軍師文帝踐祚再守南陽恩

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黃初二年車駕至宛以市

不豐樂發怒收俊遂自殺

詳三國志本傳右
三人依一統志補

杜預杜陵人咸甯中守南陽修召信臣遺蹟引滎清諸

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

庶賴之號曰杜父

詳晉書
本傳

元時爲立祠豫山

見杜昌翁
祭當陽侯

文

明又與召信臣杜詩合祀曰三太守祠

見重刊三
太守祠碑

潘尼字正叔滎陽中牟人元康初爲宛令在任寬而不

縱恤隱勤政厲公平而遺人事

詳晉書
本傳

皇甫無逸京兆萬年人大業中爲清陽太守治爲天下

最詳隋
書

魯炁劑人明皇時爲南陽太守尋遷山南節度使保南陽賊使哥舒翰招下不從田承嗣繼至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城中一鼠直四百卒無救至至德二載五月乃率眾突圍走襄陽承嗣尾擊炁殊死戰賊引去

初賊欲剽亂江湖賴炁適扼其衝故南夏以完

詳新唐書本傳

燕若冲元豐中知南陽縣政治清平修陂堰闢田土比

屋殷富歲資豐稔

一統志

金光庭羅源人大觀三年擢第累官光祿寺丞出知南

陽縣建炎初金人陷南陽光庭被執不屈而死

一舉統志

家殲焉

圖書集成引福建通志

南陽縣志卷一
梁曾至元十六年除南陽知府南陽在宋末爲邊鄙桑
柘未成而歲賦絲民甚苦之曾請折輸布民便之

詳元史本傳

崔斌馬邑人至元六年僉河南行省事時調曹濮民丁
屯田南陽斌議罷屯民以近地兵多者補之民以爲便

詳元史本傳

尙野字文蔚滿城人至元二十八年遷南陽縣尹初至
官獄訟充斥野裁決無留滯涉旬遂無事改懷孟河渠

副使

詳元史本傳

喜同周姓河西人以承徽寺經歷調南陽縣達魯花赤

居二歲妖賊起陷鄧州人情洶洶俄而賊鋒抵南陽

元

南陽城郭不完

統志

無兵賊入之若虛邑喜同以計獲

數賊詰之曰賊將大至悉斬之以安眾心晝夜督丁壯

巡邏守備時大司農鐵木爾以兵駐於諸葛菴爲賊所

襲死之賊遂乘銳取南陽喜同守西門經見賊勢盛卽

以死自許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

生吾分死此以報國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厲義兵

奮力與賊搏賊退去明日復至與戰甚力殺賊凡數百

人賊知無後援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突圍將自拔賊

橫刺其馬馬蹶喜同鞭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俄而爲

他賊所逼身被數創不能鬪遂見執爲賊所殺妻邢氏聞喜同力戰死帥家僮數人出走遇賊奪賊刀斫之且罵且前亦見殺一門死者二十餘人贈南陽路判官

詳元

史本傳

莊文昭至正閒爲南陽府尹勸耕勤民通水利置義倉又建燕居堂於博望保以教郡子弟民旣殷富教化大

行

詳明一統志
右十人依一統志補

王昇洪武中知南陽縣

通志作知府

廉謹仁恕民歌頌之

見舊

志及府志

李桓圭宣德初知南陽縣修復學宮作養人才

見舊志及府志

陞堅字可大蘭州進士成化中爲南陽知府召州縣學

官俱告以古人爲學之指使轉相勸誘創志學書院講

說五經及濂洛諸儒遺書建節義祠明祀古先烈女去

豪強貪墨必盡統志一而訟獄徭賦務底於平居數年大

治引疾去士民號泣送者踰境不絕及聞其卒立祠春

秋祀明史隆慶中又與召信臣杜詩杜預後知府孫哲共

祀曰五太守祠見柴昇修五太守祠碑

程一作遜字惟謙長垣人萬厯初知南陽縣興復召父

水陂增建學宮創修張鐵二忠祠時涓河北岸崩潰每

暴漲卽漂沒民居勢且薄城遜爲請上臺築長堤數里

從此百餘年無水患又創修縣志典核可垂惜明季兵

燹止存燬餘數頁舊志南陽縣附郭于郡故無志無志者何

或曰諸所紀述郡詳矣邑可畧也職有所專也吾郡藩封

絕亦郡志所載者乎而咸志焉職有所專也吾郡藩封

半治分政錯興罷靡常匪志則漫然無徵檢之郡乘則

卒難考據志之不可已也尚矣長垣成侯令宛之三年

政成多暇乃徵文學士修焉而授簡博士宋君昂率三

五諸生共加編輯至于潤藻裁定侯自總之閱五月而

告成斯已勤矣于是走使京師徵序于余余惟志者史

之流也周官職方氏掌天下輿圖而四方郡國志則屬

名曰志其實則史也史備一代典章而志存一方政教

若以按俗而出治志于以爲切焉是故杞宋無徵宣聖

興嘆結繩代政隆古已然矧當同文之世而宛故文獻

之邦志可獨闕乎哉宜乎侯之修弗容已也然闕而弗

修無徵也徵而弗善無傳也夫作志者事貴核體尚簡

而濟之以文者也今夫仕者入方而問俗不必旁搜遠

稽一展帙之閒而流覽四境坐測一方張弛損益森狀
在目舉而措之政士習而民安之何也事核而可據也
狀或侈卷帙而尠節要滋蕪蔓而舛去取觀者窮日夜
之力而罔攸擇奚取也是故晷方移而風尚已辨食未
終而興革瞭然人樂觀之矣何也體簡而易涉也簡則
文弗麗病其從而文之文浮而實晦奚文也是故二京
三都文矣無取鏡戒而里巷歌謠觀風者不遺古人以
事爲文質有其文行斯遠矣今觀侯所爲志首紀山川
河渠今昔之蹟而次列官署學校卽以風俗附之取其
關政教也祠祀述報德報功之典而繼以田賦復係以
祥異爲其切以事也列官師之名著其賢者以詔來而
在事者弗論贊表人物之磊落奇傑者以範後而流寓
節義封廕亦因以類附之選舉雖未足以盡人才而人
才多自此出重制科故次其甲乙而詳其姓氏官階焉
其事則摘省郡志之屬宛者而增近補亡悉根領要其
義惟取有關民社而左道迂詭咸置不錄至于比事屬
辭不事雕琢而順理成章其事核其體簡其文不浮三
者具而志庶幾哉善矣徵而可傳也一披卷而宛之文
獻章章備矣侯之興革載志中者不具論特論今之所
以作志之意如此俾後之吏于其土與土之居于其鄉

百國縣志 卷之五
觀感興起云

按病其下
疑有脫誤

楊惟治號同野萬厯壬辰進士知南陽縣南陽嘗苦水
溢大饑惟治力請蠲賑又設藥局療疫癘全活數萬人
時唐藩虐民惟治持正不阿引法彈劾一時晏然尋以
內召去百姓攀轅卧轍遮道不忍舍去後立祠祀之數
年參政南汝士民歡呼相迎於道

見府志及張文
明名宦祠碑

陳大道萬厯時知南陽縣時歲屢旱民饑庚寅春三月
不雨播種維艱大道仿漢董氏春秋繁露所載於泰山
廟東隅設壇祈禱如期獲雨田野霑足

見府志
舊志

李完四川人崇禎中知南陽縣操行清潔處事明決下

不敢欺以內擢去士民率遮留勒石誌其德政

舊志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崇禎六年知南陽縣養

士愛民廉能識方畧

舊志

時縣爲羣盜往來孔道騰蛟守

禦有備賊來輒挫

明史

康熙志

云蛟率部民登陴守禦日夜不懈

從巡撫陳

必謙破賊安皋山斬首四百餘級

詳明史

土寇竊發虜掠

鄉曲騰蛟出不意單騎入賊穴執賊首李燦等戮之餘

則諭以大義悉感泣投戈境內以安

舊志

明史本傳

猛如虎榆林人崇禎十四年以總兵官移駐南陽十一

月李自成覆傅宗龍兵乘勢來攻如虎與劉光祚憑城

固守用計殺賊精卒數千已而城破如虎持短兵巷戰

南陽縣志 卷一
二
大呼衝擊血盈袍袖過唐府門北面叩頭謝恩自稱力

竭爲賊堪死

詳明史本傳

劉光祚字鴻基榆林衛人初爲諸生後遞至總兵及傅宗龍敗歿於項城南陽震恐光祚適經其地唐王邀與共守城陷遂死

詳明史本傳

艾毓初字孩如米脂人生長邊陲習戰事崇禎中由內鄉知縣歷官右參議分守南陽與知府顏日愉卻賊有功賊復至與總兵猛如虎劉光祚堅守食盡援絕城陷毓初題詩城樓自縊死

詳明史本傳

顏日愉字陽華上虞舉人崇禎初知葉縣後以南陽衝

要命爲知府大治守具十四年賊猝至冒雨登城日愉

擊殺之幾盡日愉亦負重傷殞於城上贈太僕寺卿

詳明

史本傳

王世綜達州人崇禎十五年分守南陽城陷被賊執罵

賊而死

詳統志

邱懋素崇禎十五年爲南陽知府李自成再陷南陽懋

素罵不屈闔門被害

詳明史右六人
依一統志補

姚運熙字孟襄館陶歲貢崇禎中甘肅巡撫湯道衡以

人材薦授南陽縣知縣

古今圖書集成

十四年

見明史及通鑒輯覽康熙志作

年誤十一月流賊李自成攻南陽總兵猛如虎不能支

西城陷賊登陴自西而北運熙在西北枕戈小室

順治志

闞賊至以槌擊鐘召眾禦之

順治康熙兩志同

手刃三十餘賊

身被數十創血流遍體適武弁自馬道上賊始退城復

完運熙卽血衣記其事尋卒於城上唐王親書其衣曰

疵宛令姚運熙力戰全城血衣貯庫次日城陷贈按察

使司僉事

順治志按康熙舊志云城陷爲賊所殺無血衣記事惟初印本有重張原體小字記此事甚詳蓋順治時舊志也

今參互存之以備考證

門迎恩遼東人崇禎中爲南陽主簿十四年流賊陷城

與訓導楊氣開殉節

見明史及一統志

劉猷吉寶豐人崇禎中爲南陽教諭十四年

通志作十三年誤

李自成陷南陽罵賊被害

見勝朝殉節錄及通志

楊氣開虞城人崇禎中爲南陽訓導十四年城陷不屈

死

見明史及通志

國朝許得功奉天開原衛人順治二年以左都督鎮南陽時軍壘初立諸多草創得功竭力經營什伍精嚴遂成巨鎮又御下有紀民間不知有兵

統志康熙四十七

年入祀

通志

張應祥字奎菴遼東蓋州人順治三年遷南汝總兵官南陽數遭寇亂所在荒殘應祥修城郭築廬舍設營房

掩骸埋骨翦除叛賊王光泰等疆宇肅清

統志十一年

以功予二等金尼阿達哈哈番世券加銜右都督十六年休致遂請入籍南陽卒年七十 敕賜祭葬 見通志及舊志

雍正七年入祀

任克溥平山衛人順治七年由進士除南陽府推官摘

姦伏革積弊官吏肅然奉法 統志 一時南陽驛站多派累

民間克溥至悉罷其役民便之 有免牛馬站碑 康熙中人祀

統志

羅文現奉天廣甯人康熙中分巡南汝光道發姦剔弊

捐粟振饑在任六年卒康熙四十八年入祀 見請祀名宦碑

張三異字禹禾漢陽人己丑進士順治十二年任南陽

府同知時烽烟初靖郡邑凋殘三異安輯流移勸墾磽

壤又創興水利蓄洩有方旱澇無患

統志

嘗斷唐縣謝

萬全獄完其孝貞時尤稱之以前任延長時虧鹽課六兩餘鑄秩去後官終紹興府知府

見請祀名宦碑

康熙五十年

九祀

蔣伊字渭公常熟進士康熙二十四年任按察司副使

提督學政以勞瘁卒官祀名宦

通志

入祀年月未詳

張德提督學政累贈光祿大夫

祠碑

入祀年月未詳

邱聯恩字偉堂福建同安人少襲父良功爵三等男咸

豐三年累擢至南陽鎮總兵過縣門不入卽南至水臺

村行營接篆視事督兵出敗賊光固閒鄧州土匪起還
軍時城分堞十築礮臺一聯恩改令置礮當路口分布
甫畢整隊西復鄧州城解內鄉圍追襄匪出境東擊確
山匪平其巢又破賊商城東積功賞號圖薩蘭巴圖魯
八年奉命統制河南兵河南額軍萬餘半爲勝保調
皖他客軍撫標兵不可制聯恩名督豫軍所部實不滿
二千餉皆缺月餘旣奉檄苦戰日與賊遇有盛名諸將
忌之又不善事長官失大府意初復鄧州追賊萬山中
巡撫英桂以逗遛劾革職九年正月敗賊於歸德泥臺
驛馳追傷脛二月又敗之睢州城外復其城二十一日

又大敗賊於西華之西夏亭巡撫福恒復以逗留劾革職戴罪一軍皆憤是時皖匪張樂行襲得方竄舞陽鄆城聯恩分兵擊鄆自率千人追賊及於舞陽之北舞渡疾戰深入被重圍乃令軍中散走突圍出者半聯恩復大呼馳入遂遇害二月二十五日也聯恩將家子饒膽略御軍嚴而有恩每戰必先賊畏之如虎士民尤愛戴之喪還南陽哭而奠者日數千人事聞復官職晉三等子諡武烈所在戰地建專祠聯恩爲將數年南陽無寇患軍所至民間不知有兵自聯恩歿粵捻疊至客將紀律不能如聯恩之嚴故縣民追思尤哀云同治六年人

祀祭以其忌之日賒旂鎮亦爲建祠

節豫軍紀略邱武烈公行狀采訪冊

金梁字稚園同治元年由許州升授南陽府知府會粵逆圍城梁與總兵圖塔納等悉力守禦積十有四日賊始退以完城功加鹽運使銜後與民休息比閭相安若不知曾被兵者同治六年入祀

劉拱宸字伯瑗江西新昌人甲辰進士同治六年官南陽府知府性慈惠其爲政務先教化待學校至優厚每月試必面相勗勉期以遠大士人有訟事先召入便室詢其曲直非萬弗獲已不令屈膝公堂遇骨肉相牴牾者則使之長跪堂下罰讀孝經以愧之務悔乃已拱宸

志欲復古故重葺宛南書院卽城廂設義學凡所下屬
縣建社倉及祀典諸祠時學宮樂器虛懸久且凌替乃
自捐千金購之遠延陳州通樂舞者二人爲師招子弟
之慧者從之學至期先事習禮四方來觀者數千人風
化駸駸日隆焉又哀集南陽人物藝文兩志鋟板行世
拱宸爲人廉篤於故舊與人語藹然可親雖所嘗飭責
亦無甚怨者郡人謂二百年來知府興學養士實心愛
民惟上虞朱璘番禺莊有信與拱宸而已十年卒於官
十二年入祀

殷如璧號笠漁揚州人由軍功補陳留知縣同治十一

年調署南陽縣聽斷明敏初至官有老吏欲試其才擇卷之疑難者山集案頭如壁一一發放無留滯自是猾吏奸胥斂迹矣性果敢疾惡如仇每因公下鄉獨騎率一二從者先往嚴胥吏墊糧之禁遇有逾限未完者必使傳呼花戶至堂親詰之皆愧而不敢見官或罰令大戶代完卽使其持串票以責償於小戶於是縣無逋賦其精於剔弊多類此以勞卒於官光緒二年人祀

鄉賢祠在縣學戟門右祀二十六人

唐以上皆依舊志入祀年月未詳

百里奚

史記作僞

宛人也

水經注

初仕爲虞臣故亦謂虞人

癸巳

類稿

人物志

晉獻公滅虞虜百里奚

史記

以媵秦繆姬

左傳

百里

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
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在焉請以五羖羊
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
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
虞君不用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
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
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於餽人蹇叔收
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
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
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

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

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史記

秦本紀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

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戰國策相秦七年遂霸西戎史記及

卒秦斷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戰國策

范蠡字少伯楚三戶人越絕書云生於宛倜儻負俗有

自狂之譏文種爲宛令史記正義引之三戶之里蠡從

犬竇蹲而吠之文種下車拜蠡不爲禮吳越春秋後知種之

必來謁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

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會稽典錄南遊於越師事計然史記

集

解事越王勾踐

史記越世家

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

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

史記

范蠡諫弗聽越果不勝

國語

困於會稽之上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

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

大夫種行成於吳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

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使蠡爲

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蠡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欲

報吳居數年吳已殺子胥道諛者眾勾踐問蠡曰可乎

對曰未可明年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勾踐復問蠡曰

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伐吳殺
吳太子吳王請成乃與吳平其後四年復大破吳因而
留圍之居三年吳師敗越遂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
使公孫雄請成越王欲許之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
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
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
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王忘會稽
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史記蠡乃左
提鼓右援桴以應使者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
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蠡不報於

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

吳國語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

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蠡以爲大名
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不可與處安
樂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
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恥臣請從會

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

子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
屬乘扁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

蠡奉邑史記使良王鑄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

是之後吳越春秋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

於海畔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

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

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

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

易有無之路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要

約父子耕畜廢居俟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

貨累巨萬蠡卒老於陶史記著有范子二篇養魚經一卷

隋經晉初祀於三公城側水經今城南七十里岡頭亦

有祠舊志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稍遷至大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無奈其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修伐吳楚時功封不疑爲塞侯武帝卽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惟恐人之知其爲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爲長者諡曰

信侯

漢書本傳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閒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眾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

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
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齋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
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
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
將軍旣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
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
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
使行者禹曰閒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鷲有智謀諸將鮮
能及者卽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
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

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卽擄兵騎收曾
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
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
皆曰是甯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諸將人
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
將皆慙初更始遣尙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
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
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
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尙書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旣
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

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眾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

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
勦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
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
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眾悉降躬字子張
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
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
於難光武北擊羣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
陷陳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拜
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
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

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爲廣平侯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

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眾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眾雖多皆刼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前將軍王梁擊破五

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卽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眾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憲走追斬憲於方與

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會隗囂畔夏復遣漢西屯長安
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
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眾心宜悉罷之漢等
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
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
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
露橈船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
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
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璿史
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眾因入犍爲界諸

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
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
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
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
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
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
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
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
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眾十許萬分

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

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
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
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
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
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
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洞曾
墮馬其夜死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明年正月漢
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
年復率揚武將軍馬熾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鴈
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十八年

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
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徐容等
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以歆昔爲岑彭護軍曉習兵
事故遣漢率劉尙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
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
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
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
還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
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
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

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
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
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
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
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
有詔悼愍賜諡曰忠侯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
大將軍霍光故事子哀侯成嗣爲奴所殺二十八年分
漢封爲三國成子旦爲濯陽侯以奉漢嗣旦弟盱爲筑
陽侯成弟國爲新蔡侯旦卒無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

盱爲平春侯以奉漢後驃卒子勝嗣初漢兄尉爲將軍
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爲安陽侯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翕
爲褒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永平中詔圖漢像於南宮

雲亭

後漢書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
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厯算究極師法稱爲通
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
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
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
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

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唯
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
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
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
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
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
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
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
汝爲徹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
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

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汝獨不欲修之甯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

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
桑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
病免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
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
時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
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
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
商容之闔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
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復以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
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

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崇卒子琴嗣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

後漢

書本傳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

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
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
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
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吳有龍丘萇者
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
曰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
都尉埽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
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
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病尋卒延
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

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

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
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
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
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爲立祠拜
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
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
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
是也旣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
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
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乃攻郡延卽

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
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
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其有警急
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
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吏
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通悉顯拔榮進
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
顯宗卽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爲河
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後漢書
本傳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

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旣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

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
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
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
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
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
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
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
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顯爲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
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後漢書
本傳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

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卽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旣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卽除爲卽中行偏將軍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

兵出關更始乃拜熹爲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
於昆陽光武破尋邑熹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
功侯更始敗熹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
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
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
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
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旣入丹水遇
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
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熹
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

以爲疑及奉敗帝得意書乃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卽徵
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熹
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
熹熹乃告譬野城中大夫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卽開門
而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熹才任理劇詔
以爲平林侯相攻擊羣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
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瑯邪相豪猾并兼爲人所患熹
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卽窮詰其姦收考子春
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
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

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
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子春
其年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
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
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
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
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
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熹所
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
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

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
帝令熹典邊事思爲久長規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
州由是而定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
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
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
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
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
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
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
山相薛修事不實免其冬代竇融爲衛尉八年代虞延

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
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
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
禮事修舉肅宗卽位進爲太傅錄尙書事擢諸子爲郎
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熹疾病帝親幸
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諡曰正侯子代嗣官
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尙征羌坐事下
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
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後漢書

本傳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刃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卽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

太守阮况嘗欲市暉婢暉不從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卽往給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蒼旣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帝聞壯之及當幸

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卽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
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數年坐法免
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
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建初中南陽大
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
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
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
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

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
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
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
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
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
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召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爲尙
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
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
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蹇之
志卻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

勉之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尙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尙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

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尙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尙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尙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爲尙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卽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

頤之病卒子頤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頤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忘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卽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

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
天氣鬱冒五位四侯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
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
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
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
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
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
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
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
有小戾宜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

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暲樂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於是請暲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尙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

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
率姓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
義是顯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
仁義爲博濶樸以禮法爲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爲上
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
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
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由此觀之聖賢
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
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
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卽昧履
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
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
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
度旣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
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
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穆又奏
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
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
百姓荒饑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

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
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
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
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
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
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
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
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
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
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

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謹輸作左校天下
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其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
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
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
噓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
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
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
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
於是徵拜尙書穆旣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
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

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卽陛下可爲堯舜之君眾僚皆爲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尙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

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
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
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
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時
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
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
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穆
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
有名節仕至河南尹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
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爲

百陽縣志 卷一
文忠先生

後漢書
本傳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
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
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
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尙書僕射
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
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
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
遭難戾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
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尙書再

遷尙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甯人甯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衰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旣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

康又誠由元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
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
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
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
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
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
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
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
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
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辨爲賢能以

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
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
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
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
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
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
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
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
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
紛紛不絕送迎頗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

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
齊於此豈數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
愚以爲奇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
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
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
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
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
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
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甯其所追配文宣中興
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

僞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又上疏言宜密爲備以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爲寇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尙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期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

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

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
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却郡
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
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
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
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
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
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
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
娥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

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
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
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
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
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古
法甯靜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
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
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
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
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

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
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尙書故事無乳母爵
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
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
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
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
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
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
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
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

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
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
過灾戾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縑氏山崩之
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
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灾尤大臣前後替言封爵
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
灾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
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
交遊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尙書傳
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

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尙書舉旣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尙書永和三年卒

後漢書本傳按南郡應作南陽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

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
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
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
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
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
陰陽厯算常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
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
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
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
興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

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
算罔論言甚詳明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
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
問作應間以見其志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
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
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
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
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
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
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

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發機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筮惚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僞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灾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嚮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

皆爲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遞忘反豈唯不
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
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
乎貴寵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
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
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羣臣
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
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
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

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
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疎不失
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
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
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
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
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
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
臣聞聖人明審律厯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
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

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
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
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
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
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
之後乃始聞之尙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
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
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
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
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

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
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
槌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
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
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
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
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
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
執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
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

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
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
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
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闔豎恐終爲其患遂
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
作思立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爲河閒相時國王驕
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
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
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尙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
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

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
閒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
校書郎劉駒駘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
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
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
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
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灾祥宜爲元
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
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
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後漢書
本傳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夙與山陽范式友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爲新野阿里街卒時式爲荊州刺史行部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常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土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爲先備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

侵盜乎于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

節後漢書
范式傳

樂廣字彥輔南陽滎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
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
曰向見廣神采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
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
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
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
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爲
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楷又薦廣
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尙書令衛瓘朝之者

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蚘意

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是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虵
廣意杯中虵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
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
沈疴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
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
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卽愈廣歎曰此賢
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
去職遺愛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
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引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
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

樂爲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
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謁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
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澹愛髦有
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
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
不足樂爲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爲
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
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
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
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多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

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眾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敕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眾人代廣危懼孫珍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爲僕射轉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遭難而廣旣處朝望羣小讒謗之乂以問廣

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又猶以爲疑
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爲之流涕三子凱肇
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
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
將軍吳郡內史

晉書
本傳

張曉

詳弟巡傳

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陳法氣志高邁略
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也開元
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
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

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
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是方爲國怪祥
朝宦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
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
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
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
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立元皇帝
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
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
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邱令盧馱所

殺賁引軍進至雍邱巡與之合有眾二千是時雍邱令
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眾反接在
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
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礫城上祇聞承制拜賁監
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邱賁趨門爲眾躡死巡馳騎決
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閒道表諸朝騰牋祇府
祇乃舉兗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眾四萬薄城人大恐
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
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
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卻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

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
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劊鬪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
怒復率眾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
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
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
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干通衢爲百世
笑奈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
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
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
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

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給潮欲引眾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徹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

奈何潮怒欲戰陳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繫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眾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甯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眾保甯陵馬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閻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甯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

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于
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尙危圍陵孤外渠可
吝賞與貲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
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
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
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
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
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眾還輒曰我
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
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

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閫吏部郎中
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
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勳以此
痛恨聞者感槩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
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
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
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
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
人隍中持鉤陌刀彊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酋恃眾不爲
備城上謀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

士復登陣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
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
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
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
陰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斲木皮鬻紙而
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
傅堞巡出鉤干柱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
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
士多餓死者皆瘵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
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甯惜一妾而坐

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
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
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碁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
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
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
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
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
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尙
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
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巡

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眾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日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屠矢著

甄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賁遺馬百匹次甯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啟門驅賊牛數百人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眾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飢眾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癘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眾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眾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血面嚼

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眾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閻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爲巡補縫行閒軍中號陸家

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
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橐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
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
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
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
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
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
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不親臨行陳有退
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
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雖廝養

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眾未嘗敗被圍
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
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遣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
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
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亡
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
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眾六萬既糧盡不
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甯若全人於是張澹
李舒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
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

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
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
雍邱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致婺
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
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弈及巡遠霽雲爲
上又贈姚閭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宅子
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詔僖宗求
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煙

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唐書本傳

韓仲卿

詳子愈傳

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甯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

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臯前刺史劾奏
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
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
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
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
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
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
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
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于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
掠農夫織婦餉于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

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
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
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
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
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
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窮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
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
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牙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
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
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

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
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讞愈在江陵時爲裴
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鏐謗語鬻暴由
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
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
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人禁中三
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拜至爲夷法灼體膚委
珍貝騰香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
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
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

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
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
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
湯亦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
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
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
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
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
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
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

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
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
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
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
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
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
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今縱未能卽行
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
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
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

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于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厯諸寺必有斷臂齧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

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貳于眾也
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于其國必令巫祝先
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
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
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
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于
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
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臯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

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鏘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遡山澤罔繩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

百國身志 卷之三
三
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
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領之間去京師萬
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
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迹所
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
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襍處此土
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
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
史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
佞仙覲覲爲吏民羞以偷活于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

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濁
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
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
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
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
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
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頑
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彊弓
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
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

患哀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
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
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
詔愈宣撫旣行眾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
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
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
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
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
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
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

居官者乎眾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眾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眾謹曰善廷湊慮眾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之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

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朞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左右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

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

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有名於時

新唐書本傳

愈有論

語註十卷集四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

宋元豐七年從祀孔子廟

庭

入祀鄉賢年月未詳

國朝乾隆十六年又與諸葛亮合祀二

賢祠

按舊唐書韓愈傳昌黎人新唐書鄧州南陽人元和姓纂云本潁川人宋邵伯溫聞見後錄謂河內

之南陽實修武人朱子攷異從之今考韓集自言歸河陽省墳墓河陽今爲孟縣與修武鄰公及子昶墓皆在

焉而公過南陽及南陽北境諸詩不及宅墓則謂公家修武爲近然李太白集載韓仲卿去思碑云仲卿南陽

人仲卿者文公父也唐時南陽屬鄧州故新唐書冊府元龜皆謂愈鄧州南陽人國朝洪亮吉辨之尤力且

謂今南陽縣鄉賢祠祀韓思彥韓琬而不及愈亦當補入洪所據蓋省志耳府縣舊志鄉賢實祀愈洪偶未見

也南陽本韓氏舊望又公所嘗經前無所因猶以義起况董時所紀正史所載彰彰在人耳目哉舊志以爲昌

下揚集二 卷一
黎之賢從祀孔廟則亦何處
不可祀蓋得之矣今仍舊

唐俊南陽人穎敏博學通三禮春秋及天文地理風角
諸書爲人誠信廉介終始不渝明洪武初擢拜監察御

史參預戎機

明一統志
舊志

鄭剛南陽人明洪武時歲貢讀書能得大義立心制行
不讓古人時三途並用厯官工部侍郎持節巡視江淮
卒於官侃侃正直危言危行所著宦業甚偉當世節厥
丰裁洪熙初贈工部尚書制深美之

明一統志
舊志

鐵鉞南陽鄧州人明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
五軍斷事奏對詳明上喜賜字鼎石時藩府坐法刑官

久鞠不能當上屬鉉立決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
鉉未幾陞山東參政建文初燕王兵起李景隆奉命北
伐鉉督餉無乏景隆兵敗白溝河單騎走德州城戍皆
望風潰鉉與參軍高巍感奮涕泣自臨邑趨濟南偕盛
庸宋參軍等誓以死守燕兵攻德州景隆走依鉉德州
陷燕兵收其儲蓄百餘萬勢益張遂攻濟南景隆復大
敗南奔鉉與庸等乘城守禦燕王誘之不降遂隄水灌
城築長圍晝夜攻擊鉉以計焚其攻具間出兵奮擊又
遣千人出城詐降燕王大喜軍中皆懼呼鉉伏壯士城
上候王入下鐵板擊之別設伏斷橋旣而失約王未入

城板驟下王驚走伏發橋倉卒不可斷王鞭馬馳去比
出戰令軍士噪罵王憤甚百計進攻凡三閱月卒固守
不能下當是時平安統兵二十萬將復德州以絕燕餉
道燕王懼解圍北歸燕王自起兵以來攻真定二日不
下卽舍去獨以得濟南斷南北道卽畫疆守金陵不難
圖故乘大破景隆之銳盡力以攻期於必拔而竟爲鉉
等所挫帝聞大悅遣官慰勞賜金幣封其三世鉉入謝
賜晏凡所建白皆採納擢山東布政使尋進兵部尙書
以盛庸代景隆爲平燕將軍命鉉參其軍務是年冬庸
大敗燕王於東昌斬其大將張玉燕王爲之喪氣奔還

北平自燕兵犯順南北日尋干戈而王師克捷未有如
東昌者自是燕兵南下由徐沛不敢復道山東矣比燕
兵漸逼帝命遼東總兵官楊文將所部十萬與鉉合絕
燕後文師至直沽爲燕將宋貴等所敗無一至濟南者
四年四月燕軍南綴王師於小河鉉與諸將時有斬獲
連戰至靈璧平安等師潰被禽旣而庸亦敗績燕兵渡
江鉉尙擁殘兵屯淮南已而兵亦潰燕王卽皇帝位執
之至反背坐廷中嫚罵令其一回顧終不可遂割其耳
鼻磔其體至死罵不絕聲宣德中諡忠烈福王時贈太
保又諡忠襄

舊志

國朝改諡忠定

勝朝殉節錄

明萬厯二年

入祀又與張巡並建祠永安門外曰二忠祠春秋致祭
有明萬曆四年祭文碑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
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鴻儒佐書府中知府
段堅見鴻儒書顧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旣
見鴻儒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卽留讀書府中續
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
高才生文章經世者非直舉業也成化十九年鄉試第

二十三年成進士

續藏書中
州人物考

授南京戶部主事

明史

出納倉庾榷舟督稅皆有條式聲績遂著

洛學編
江南通志
按

儒官淮關板橋戶部分司儲耀柴墟
集寄王懋學云關市之征暫屈賢者
遷工部郎中

中州人物

考

宏治九年擢山西僉事十五年進副使俱提督學政

在晉九載教人以涵養爲本文藝爲末正己率人簡約

條束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竟日不倦教之不率至再三

益懇惻得改悟輒喜士以故益信嚮

洛學編中州人物考表勵敦謹裁

抑浮靡俗習爲之一變

孝宗勵治思賢嘗召見劉大夏論人材曰

潘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

中州人物考洛學編明史續藏書同明儒學

案大夏對曰此人才學不易誠如聖論

正德改元乞致仕賜告四年卽家

拜國子祭酒數月

續藏書

父喪去

明史

七年起爲南京戶部

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右侍郎尋轉左嘗曰惟誠與直

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
尙書陸完有才名顧與宸濠通鴻儒亟稱夏忠靖王忠
肅二公賢可師法感動完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南
京戶部尙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鴻儒出督餉至九
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武宗南
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諡文莊鴻儒博聞多識學有體要
宏裕奧衍交發互溢

明史鴻儒爲學務窮理致用王鴻
緒史稿鴻儒宏博淵粹爲世所推

尤明國家故事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己歷
歷能言皆有按據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窒援證
今古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和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

不敢以私問也

續藏書 吏部清白

洛學編 自持門無私講

明史在

所著有

齋集凝齋筆語行世

洛學編 人物考

中州 詞

鴻儒之學本於段

堅之學源淵薛瑄

明儒 學案

故縣人爲洛學者自鴻儒始嘉

靖中入祠又與弟鴻漸並祀曰二王公祠春秋致祭

國朝乾隆初又祀宛南書院

王鴻漸字懋德

明史

文莊母弟也宏治中

舊志作 甲午

河南鄉

試第一嘉靖癸未舉進士初授大理評事轉本寺寺正

擢知廬蘇兩府繼陞陝西副使苑馬寺卿終山東右布

政鴻漸秉性忠厚制行嚴厲爲政慈祥愷悌所在以惠

聞初守廬州蝗不入境民爲立生祠祀之後徙知蘇蘇

故有上守諸歲例錢鴻漸一切峻却之會入覲郡倅爲
撫按誣當黜鴻漸稔倅枉抗言雪之曰假令守徇私請
先黜守後黜倅毋令明朝誤舉錯爲也眾皆危之其風
裁凜然又如此後致仕卒於家著有讀書記清南集兩
臺輿論援陶靖節王文中之例謚曰文惠嘉靖戊午入

祠又與文莊合祀二王公祠

明史
舊志

張采南陽人進士正德朝戶部尙書爲政不尙皎察憂
國奉公時見於色每去任代者企其遺範

舊志
按明
史七卿表無

采名入祠年月未詳

王汝魯鴻儒之孫也擢隆慶戊辰進士仕歷一郡兩倅

一府兩臬所爲皆振綱扶紀大政所關時論譽之子應
修字丹霞以貢士歷官山東新泰尹陞濱州牧遷雲南
廣南知府所至吏奉其法民懷其德有化行佩犢澤感
歸鴻之風致仕卒於家

舊志入祀年月未詳

劉田南陽人天性純孝少讀書至天明地察掩卷歎曰
此殆非可以誦讀了事者也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神明者心耳心惟其誠不惟其僞人能誠於盡孝自承
顏順志以及定省奉養無一毫虛假則可以慰親心卽
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曰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此徹上
徹下之道也人能盡得此道斯成爲人纔名爲立身行

道故孝經開宗明義章卽揭出身字見得完全此身無
非是孝天子以孝治天下諸侯以孝治其國卿大夫以
孝治其家庶人以孝治其身雖事有大小不同而道則
一也讀此一經而不自識至性卽不曾讀塾師大其器
識田自此孝彌篤事二親雞鳴起卽檢點一日菽水之
具凡所以奉親者必自親之然後進一日見其父有憂
色田悚慄終日不食至晚從容進曰父志不愉子職之
咎也其父以時事告乃退猶經夜不能寐至晨問起居
見其父有喜色乃食其順親心如此嘉靖間舉進士家
居終養或有勸之仕者田笑而應之曰家貧親老子以

孝道愛我宜爾然三牲之養不如雞豚之逮吾親也余
謬登賢書家有薄田數頃可奉二人志足矣及其父母
歿田哀毀骨立廬墓二年朝野感動爲建孝子坊故至
今人知其孝子而不知其爲進士云

舊志

入祀年月未詳